



閱讀林海音：

林先生的編輯、寫作生涯與台灣文壇

應鳳凰

林海音是台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，除了她的作品，還有編輯事業，不論是編輯副刊、雜誌或主持出版社都是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部分。比較新的文學史觀念不僅研究文本，也研究台灣文壇的生態及整個文學的狀況，所以我的題目「閱讀林海音」，不只討論林海音的作品，也要認識林海音與整個台灣文壇關係。

三個編輯檯

首先要談的是她的編輯事業，這部分可以從她的三個編輯檯來看，第一個編輯檯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主編聯合

報副刊，她寫過一篇文章「流水十年間」，就是她擔任聯副編輯十年的回憶。我們知道戰後五〇年代的國家文藝政策，對文壇掌控比較厲害，而林海音正是在這個時代主編「聯合副刊」。她對聯合副刊最大的改變是由比較綜藝的性質，慢慢走向純文學，這是她對台灣文壇發展第一個重要的影響。第二，她非常重視文學，她完全以文學的好壞作為取捨的標準。她知道很多台灣本土作家，經歷了日本五十年統治，語言上較為吃虧，當她看到一些字句有很明顯的日本味道，或比較不通順的文章，會一個字一個字改好了才刊登出來，她鼓勵了許多作家，對台灣的本土文壇有很大的影響。其次，當林海音看到一



篇很不錯的作品，即使作者不是一個很有名的人，她也會刊登。許多作家如林懷民、七等生、黃春明、鄭清文…的第一篇作品都是在聯副發表的。

五〇年末、六〇年初她也兼任文星雜誌編輯，大家都知道文星雜誌是相當重要、且最受知識分子重視的刊物。文星的創刊詞——「不按牌理出牌」，就是出自何凡先生的手筆，夫妻倆聯合編輯文星雜誌，特別將西方的文學觀念和一些較新的東西編在文星中，對台灣文化的社群有相當的影響。

船長事件

五〇年代是個政治力影響很大的時代，一九六三年四月的船長事件，若不是《林海音傳》記載，我們便無從知道裡面的內情。我曾聽過林海音先生提到，她常發完稿子回到家裡還會緊張，不知今天的稿件是否有問題，黃春明年輕時是一個相當叛逆的人，像她發黃春明的稿子就常膽顫心驚。現在我們來說船長事件，那天副刊版面正好空了一個位置，林先生就登了一首詩叫做「故事」，隔天總統府就撥電話給聯合報說這首詩有問題，其實這首詩只有十四行，作者叫做風遲，有人則認為這兩個字正是諷刺的諧音，並且內容影射污辱到元首。這首詩的內容是：

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
因為他的無知，以致於迷航海上
船隻漂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
歲月幽幽，一去就是十年的時光
他在島上邂逅了一位美麗的富孀
由於她的嫵媚和謊言，致使他迷惘
她說要使他的船更新，人更壯，然後啟航
而年復一年，所得到的只是免於飢餓的口糧
她曾經表示要與他結成同命鴛鴦
並給他大量的珍珠瑪瑙和寶藏
而他的鬚髮已白，水手老去
他却始終無知於寶藏就在他自己的故鄉
可惜這故事是如此的殘缺不全
以致我無法告訴你那以後的情況

十四行詩的內容就是如此，結果林海音丟了聯副編輯的工作，而作者也被關了三年多，從這事件便可知道當時文壇的處境，及大家的恐慌。接續林先生的主編駱學良先生曾說：「還好林先生是台灣人，又是一位女性，一向非常純潔，那首詩若是由我刊登，一定會關進牢裡。」因為林海音明快的處理，所以非常幸運僅僅掉了一個職業。但我們研究文學的人來看，這樣一個政治權利運作已深深影響台灣文學，包括文壇的發展、文風的改變，並使其他編輯人更謹慎保守。



純文學時代

一九六七年林海音創辦《純文學月刊》，她認為當時沒有一份較為嚴肅且有水準的刊物，明知辦文學雜誌會賠錢她卻做了，從一九六七年起一共出版了六十五期。她並在月刊出刊的第二年便成立純文學出版社，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九五年一共經營了二十六年之久。純文學出版社對於六〇年、七〇年代台灣文學的出版有很大的影響，林先生把純文學出版社經營的非常好，特別是帶動整個文學出版。林先生可以稱為女強人，她不只經營很好的出版事業，寫了許多好的作品，更經營了一個很標準的幸福家庭，她幾乎每一方面都兼顧到，她的能力真的很強。

閱讀林海音

接下來要談林先生的作品。我們知道她所有的出版事業和寫作，都是到了台灣才開始，北京栽培了林海音，而台灣成就了林海音。一九五五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《冬青樹》，是家的文學，筆風讓人感覺她是個非常開朗、快樂的家庭主婦，比如她提到颱風天或下雨天地上積水，孩子興奮得跑出去玩水，林海音的媽媽指責她不好好管小孩，但林海音卻覺得小孩子就應該如此，而她自己也很想加入呢！她呈現了戰後生活的面貌，雖然當時

物質條件很差，卻很有家的感覺，從文學史的研究角度，那個時期的寫作內容非常狹窄，老是寫一些身邊瑣事，可是我們卻可以了解戰後大陸來台的知識份子，如何在台灣開始生活，如何適應跟原來生長背景截然不同的環境。

城南舊事

小說《城南舊事》，也是她的經典名著。這一本書在台灣文學史上很重要，大陸也認為它是一部很重要的台灣作家作品。她生長在北京，她寫北京怎麼會是台灣文學？作為台灣文學為什麼它那麼重要？很多人把它列為懷鄉作品，甚至把它列為代表作。北京城，透過一個外來的小女孩英子，以小孩子的眼光來看北京，比北京更北京，至今北京人很可能還沒辦法呈現出這樣道地的北京的民俗、風光。林海音先生擁有很細膩很敏銳的眼光，特別是她從一個女性的角度，來看當時比較低階層一些北京人的生活，其實它的經典性不只限制在台灣，也是中國乃至世界更大環境下一部很好的作品，因為它呈現了真實的人性。

《城南舊事》不論從那個角度閱讀都是很好的作品，有人說它是女性作品，因為裡面的主角，比如惠安館裡面的秀珍、宋媽，都是以女性為主角，特別整個



小說的敘述者英子，她還沒有受過社會的薰染，用純潔的眼光看這世界，即使看到一個小偷，也不會有那種我們既定的眼光，直接判定小偷是壞人。有人認為它是一部成長小說，每段故事的最後都是別離，最後一段「爸爸的花兒落了」，寫道：爸爸去世了，英子也長大了。整部小說是一個成長的過程，可以是青少年成長小說，也可以是兒童讀物，或是成年讀者對童年的回憶，它是有很多面向的，我想這是經典小說很重要的條件。

以同情之筆寫女性

林海音可能是戰後台灣文學，最早擁有女性意識的作家，一直到六〇、七〇年代以後的女性小說的成就，其女性意識要超越林海音其實還很不容易。林海音寫《婚姻的故事》是一九六三年，《燭芯》是一九六五年重要的作品，它們背景是五四，就是比她早的那一代，可能她母親、婆婆那一代的封建壓抑之下的女性，你可以看到她在為她們講話，這就是林海音。她會說自己受過五四的洗禮，她已經跳過來了，可是她看到許多在傳統之下，被壓抑受痛苦的女性。比如說她寫一位女性自小指腹為婚，她嫁過去不到兩天丈夫就去世了，明知道嫁過去馬上就要守寡，還是得嫁過去，我們試想這樣女人的一生。林

海音的筆也關注到這女性的情慾發展，就是她壓抑這麼多年，她有一個很漂亮或者很健康的小叔，那種想像或對男性的嚮往，整個掙扎的心路歷程都寫出來，非常的動人。又如姨太太在舊時代裡種種不公平的處境...等，《婚姻的故事》大都是女性在中國傳統建制度之下，如何被壓抑的故事，這也是為何她的作品到現在都還會被提起的原因。

一九六五年她訪問美國四個月，她是戰後第一個受到美國國務院邀請的女作家，她訪問文學家像賽珍珠，了解兒童文學出版...等，帶了很多資料和幻燈片回到台灣，並寫下《做客美國》。再來是《兩地》，所謂兩地大家知道是台北跟北京，她人雖然在台北但經常想起北京的童年，她一直有個願望，希望有一天可以早上從台北出發，晚上就到了北京，在九〇年代她願望實現了。那個年代，兩地一直是她魂牽夢縈的，所以她散文裡常寫到這二個地方。《孟珠的旅程》是以台灣為背景，寫一個歌女一生的故事。《窗》是何凡與林海音兩人合作的散文集，大概是在重慶南路的時候寫的。《芸窗夜讀》裡有很多她為新書所寫的序和一些讀書的紀錄，剛才所提到「流水十年間」的文章就收錄在裡面。



文壇推手

林海音很喜歡拍照，擁有好幾十本文友的照片，她曾在聯合報副刊寫過專欄《剪影話文壇》，回憶她與五〇或六〇年代作家及文壇的關係。八〇年代副刊的影響力很大，銷量是百萬份的，讀者每天可看到一篇林海音的文章和她跟其他文人的照片，可以感受到什麼是文人的生活、什麼是純文學、什麼是作家、這正是最好的文學教育。林海音常常給我們的印象，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作家，一個積極而且樂於幫助別人，非常有正義感的女作家，許多文學青年在她的教育之下一路走來，對文壇越來越有認同感。

林海音與作家的互動關係非常好，在《林海音傳》有一章「林海音的家就是半個文壇」，林先生常約文友到她家吃

飯，大家有事就約在那兒碰面，譬如說白先勇來了，或是張系國來了，大家都會到林先生家，本來是約三、四個人，一到場就會變成八個或十幾個，大家都來了，朋友又帶朋友來。她為台灣文壇創造一個文藝社群的印象，她無意間給台灣民眾創造的一個具體，就叫「文壇」的東西。在七〇、八〇年代特別是八〇年代末，我們都知道台灣有個文壇，林先生開的出版社，辦的雜誌就叫做純文學，她常常講純文學，所以民眾越來越清楚什麼叫純文學，純文學跟大眾文學、跟商業的文學就自然而然的分開了，文壇也就越來越成熟，文學作品越來越有文學的自主性，也就是文學第一，商業性或是政治正確性越來越不重要。林先生在文壇所扮演的，是一個很正面的角色，所以我們說林先生有一雙推動文壇發展的手。

〈丁櫻樺記錄整理〉

作者簡介

應鳳凰教授，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東亞系文學博士。任職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，教授台灣女性文學與理論專題、戰後臺灣文學史料專題等課程。二十餘年來不斷致力於編纂書目，整理文學史料之工作，此外也寫小說、散文和書評。